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九回 女將軍出奇制勝 眾番兵棄甲倒戈

卻說夢鸞小姐正至督兵前進，探馬來報：「探得番兵圍困雁門關，四面水洩不通，大兵離城只有二十里之遙，乞令定奪。」小姐把手一擺，探子退去。小姐傳令安營已畢，升坐中軍帳，眾將分班站立。小姐命白木櫃推進中軍，歇兵喂馬，用了戰飯。次日早起，傳齊眾將，令把木櫃二千隻推至面前，預先用五色金銀彩紙剪成的盔甲兵將刀槍戰馬之類，裝在裡面，每櫃墜一塊太行石，上寫一個大紅刺字，將蓋蓋好，貼上封皮，上面插些五色紙旗，上畫青龍白馬虎、六丁六甲的神像。收拾停妥，拔令箭在手，喚呼延平、鄭鐸、孟昶、焦榮四將上帳聽令。四人答應向前，打躬候令。小姐說：「四位將軍各接本帥令箭一支，每人帶二千馬兵，五百步卒，推定木櫃，分四門而去，功踏番營。彼兵若來搶奪木櫃，只管放下，叫他搶去，奔回大營，算列位將軍一功。違令者斬！」

四人接令下去，到了轅門以外。鄭鐸向二人說道：「只聞人說迎敵打仗，以功升賞，從未有以敗為功者。若還如此，到樂了無能之輩了！孟、焦二人一齊笑起。呼延平連忙擺手說：「鄭兄低聲，兵臨重地，不是咱們詭譎之時，只可遵令而行便了。」鄭鐸說：「敗回去怎麼成功？」呼延平說：「料元帥必有作用。」鄭鐸半信半疑，只得依令，各帶人馬押木櫃分投四門而去。

且說金太子耶律壽山帶三十萬毛襖與不花丞相、國舅洪吉刺海在黑河岸北安下營寨，命大都督哇爾青、哇爾紅、金虎、鐵虎帶四萬番兵圍困雁門關，四面攻打。多虧石總鎮乃開基元勳保國大將軍石守信之後，智勇兼備，馭兵有法，日夜防守，剛剛等得救兵到了，遂派兵將預備接應。

且說哇爾青因守南門，營中正坐，小番來報：「今有大宋救兵到了，一員宋將押許多白木櫃殺奔營來。」哇爾青吩咐看馬，遂披掛出帳，帶三千毛襖，三聲筆策，跨馬出場。抬頭觀看，只見一員宋將帶領人馬，迎面排著無數白木櫃，下有雙輪，全插五色紙旗，寫著星宿神像。看畢，暗道：「這兵來的作怪，櫃中必有原故。」回頭吩咐番兵、酋長：「這一交鋒，搶他的木櫃進營便算頭功。」

令畢番官催戰馬，竟奔英雄呼延平。黑爺正至臨軍隊，忽聽筆策驚天振耳鳴。番兵毛襖調開哨，當先顯露將英雄。人高馬大多威武，甲亮盔明相貌凶。紅紗馬走急如箭，單手斜提斬將鋒。相臨切近搜坐騎，二人彼此各通名。語罷言絕交上手，鞭刀相對下無情。一連走了十數趟，敗走了黑爺呼延平。催馬拖鞭捎下去，笑壞番官哇爾青。軍前無有千合勇，也敢前來把塞北征！擺刀傳令急速趕，搶他的木櫃莫消停。酋長番兵隨主將，人人都想立頭功。似箭如飛朝下趕，眾宋兵扔下木櫃各逃生。胡爺率眾回營去，哇爾青搶得木櫃也收兵。這是南門交戰的事，再表鄭鐸孟昶共焦榮。鄭爺北門戰鐵虎，西門外孟昶鬥金龍；焦榮押櫃東門外，大戰都督哇爾紅。四門外宋兵一般的敗，眾番將得勝收兵進了營。

先說哇爾青搶得木櫃，打開觀看。見裡邊都是些紙人紙馬黃紙符咒，上邊押著一塊大石，又寫著一個敕字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「久聞大宋朝內無有經歷大將，這新元帥是掛榜招募的一個幼童，曉得什麼兵機戰策？想必會些妖術邪法，運這些紙人馬進城，定要與妖作怪，且將此物推至轅門外，用火焚化，看是如何？」當下番卒遵令，推車出營，點火焚化了，無有異說。哇爾青焚了歸帳。那二處也是如此猜度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胡、鄭、孟、焦四位小將前後回營交令，小姐大喜道：「列位這算一功。令：「將這二千隻木櫃還是每人五百隻，照先押去，每人多添三千人馬，再去闖營，依先叫他搶去，即刻敗回，又算一功。這一敗回，不必回營，兵至五里之外，等候炮響之時，即便回兵，那時卻要齊心努力，踏他的連營。成功在此一舉，如不遵令者，按軍法梟首！列位須記。此去掉換一番，方才攻南者向北，望東者取西，不得錯誤。」四將答應而下，齊出大營。到了轅門以外，鄭鐸忍不住笑道：「咱們如今又該敗去了。古人有雲長勝將軍，咱們成了連敗將軍了。」孟昶也笑道：「俗話說的好：『一個將軍一個令。』遇著喜敗的元帥，即在他的麾下，只好遵他的敗令，敗來敗去。將來只有得了敗的日子，敗兵回國，皇爺一喜，一定封個常敗將軍，不亦樂乎？」二人說畢，相顧大笑。呼延平連說：「不可，我看元帥的光景，是個深思遠慮之人，方才吩咐聽炮響回兵，這明有鬼神不測之機，萬不可惑亂軍心，自獲罪戾，速速進兵要緊。」當下四人帶兵而去。

且說小姐又拔令箭，喚四員健將，吩咐道：「爾等各帶弓弩手一千、馬兵二千，分四門，十里之內埋伏，等聽炮響為號，即向前功殺。協助呼、鄭、孟、焦四人衝踏連營。退後者斬！」四將領令而去。又令郡馬石懷玉帶步兵三千，預備收拾番兵遺下的器械。令青梅保印，率眾健將隨後拔營，與輜重糧草一同進城。小姐分派已畢遂親帶十員偏將、三千人馬，繞從小路，飛奔黑河南岸而去。

且說呼鄭四人帶領人馬，押著櫃，分四門而來。四門番將各出敵，又把木櫃搶去，這一回櫃中卻不是紙人馬了，卻是子母鐵炮一尊、鎮天藥箭百枝、硫黃礮硝飛鼠引火之物。那番將搶了來，還當是前番之物，不暇再看，吩咐番卒推在一處，點火焚化。

番王中了虛實計，合該孝女立功。奉令的番兵剛舉火，只聽的振地驚天響一聲。連珠炮子八方打，火燄煙硝四面攻。藥箭騰空朝上起，紛紛亂落似流星。中炮的兒郎屍骨碎，帳房著起赤通紅。火滾煙飛迷對面，登時之間失了營。飛鼠橫鎖番兵倒。熱氣如蒸戰馬驚。炮響轟天聲振耳，接連不斷似雷鳴。四門在數的兵，弟兄父子難相見，連人帶馬亂柴棚。叫苦哀哉聲震地，這不就嚇壞都督哇爾青。鐵虎金龍都打死，就到了東門哇爾紅。番營正在著忙處，又來了鄭鐸呼延焦孟的兵。一見番將中了計，心內佩服那元戎。精神抖起雄威壯，帶領兒郎往衝。眾毛襖走投無路難招架，直殺的叫苦連天甚慘情。青紅弟兄人兩個，捨死忘生往外衝。鄭鐸呼延迎住戰，大宋的人馬周圍不透風。不多時，四員健將人馬到，齊奔戰場又找尋。這場交戰非小可，損傷了番邦幾千兵。焦頭爛額東西倒，少腿無頭地下橫。亡人死馬無其數，折弓亂箭似柴棚。器械山積堆滿地，碧血成渠土變紅。八員宋將如猛虎，困住番邦二弟兄。鄭鐸棍打了敵人馬，捉住都督哇爾青。呼胡廷平暗使拖鞭計，走馬活擒了哇爾紅。石郡馬帶領步兵收器械，青梅女執掌中軍隨後行。城外邊宋將交戰全得勝，敵樓上觀陣的石侯看得明。

石老爺城上掠陣，見宋兵大勝，心中大喜，即從馬道下城，大開南門，迎接糧草進城。青梅掌印，率領餘兵，石懷玉押著所得的器械，隨後而進。石郡馬拜見了父親，同進帥府，安置已畢，用了戰飯。青梅道：「元帥有令，著先鋒與末將此同帶大兵，急急出城，趕赴祥狐嶺下交令。」石郡馬不敢怠慢，遂帶了大兵，與青梅出了北門。走了數里，會著呼、鄭、孟、焦四員健將，帶著得勝兒郎，押著生擒的番將，兩下合兵一處，往前進發。此時高小姐已在黑河岸南三十里祥狐嶺下安了大營，眾將到了轅門外下馬，青梅捧印先進，不多時中軍官手捧令箭，向前吆喝：「元帥有令，眾位將軍進帳！」呼、鄭等人隨令而入，交令報功。小姐道：

「列位將軍多有勞乏，記功簿上，以便回朝保奏。獨有鄭鐸不遵軍規，藐視本帥，左右，推出轅門斬首！」刀斧手兩旁答應，一擁向前，剛要動手，鄭鐸著忙擦袍跪倒，大呼：「元帥，末將並無違令之處，何故要斬？縱然斬首，須明正其罪，使末將死而無怨；糊塗斬了，鄭鐸死也不服。」小姐冷笑道：「你既不服，且聽本帥說來。今日本帥令爾等押木櫃去番營詐敗，說至以敗為功，爾面上公然帶出笑容，接令怠慢。第二次接令之時，面上一發露出倨傲之色。當面如此，背後必有不服之言。行兵全要將帥同心，軍卒用命，方能成功，如其不然，軍心散亂，大事去矣！」當下數句話，呼延平等都暗暗咬指說：「神明，神明！利害，利害！」鄭黑爺嚇了一身冷汗，又不曾撒謊，俯伏地下，只是叩首請罪。呼延平等一千宋將都向前跪倒，再三求情。小姐道：「且看列位將軍尊顏，又有今早之功報，權且恕過。如若再犯，定斬不饒！爾等且去，急用戰飯，回來聽令。」眾將答應一聲，打躬退出大帳。呼延平看著鄭鐸笑道：「鄭兄如何？」鄭鐸拍著胸膛說：「罷了，我真服了他了！」焦榮說：「快些用飯，回來聽令要緊。」孟昶一聲也不敢言語。

彼此各回本帳，用飯已畢，一同進帳聽令。小姐說：「兵貴神速，列位將軍休辭勞苦，要成大功，全在今夜。」眾皆唯唯。小

姐說：「番兵此敗，耶律壽山一定連夜起兵來。我料他不過三更就到黑河南岸，本帥如此如此，將他引至祥狐嶺下，列位某處某處接應，四面八方埋伏。等候信炮響亮，號火升空，就是賊人入了重地，必須努力齊心，圍裏番人，借此地名，正是機會，成功必矣。」眾將齊說遵令，當下小姐令呼、鄭、孟、焦四人各帶弓箭手、長槍手、馬兵五千，按東南西北四面埋伏；又挑八員健將，兩員一隊，各帶雄兵三千，分東南西北四面埋伏，號火為信，向前截殺。那方走脫壽山，即按軍法斬首。十二員驍將領令，齊帶人馬去了。小姐又令石郡馬懷玉、兩員偏將、五千人馬，在黑河南岸渡口附近埋伏，等北兵渡過河來，不必驚他，且莫石駁響，暗暗在南岸渡口紮下營寨，擋他策應人馬，不得有誤。石小將領令而去。又派二十員健將，帶京兵守寨，帶了青梅與兩員副將、五百步兵，出了大營，向北迎來。

且不言夢鸞排下天羅網，聽表番邦金壽山。這日正在營中坐，報事的番卒跪面前。說道是：「大宋救兵今日到，四將督兵欲進關。各押五百木櫃，被都督搶入營中仔細觀。都是些紙人紙馬與符咒，還有那刀槍箭戟共旗幡。眾都督猜說是邪物，用火焚燒無異言。」頭報番兵剛退去，二報飛來跪面前。張口結舌呼不好，中了宋將的巧機關！二次櫃中非紙物，原來是火藥在裡邊。剛然點火轟天起。把咱國將佐兵丁打得可憐。」二報之言還未盡，番國君臣嚇一跳。「大太子連國舅與丞相，都督酋長眾番官，快隨我去忙救護，莫使他兵過黑河北岸邊。國舅與孤迎宋將，軍帥在此守營盤。」不花說：「千歲小心加仔細，莫把敵人當等閒。」壽山回言說：「無礙，丞相只管把心寬。孤今先去救四將，你然後分兵接應咱。」說畢出營忙上馬，眾番官保駕跟隨在後邊。番兵左右調開哨，如飛直奔雁門關。剛然走了三五里，三報飛來跪馬前。口呼千歲說：「不好，宋兵已破大營盤！伏兵四起如山倒，把咱的人馬圍殺在裡邊。」耶律壽山聞此話，心內猶如烈火攢。不住催兵朝前進，連連一頓緊加鞭。不多一時天色晚，一輪紅日墜西山。大太子傳令連夜走，登時間火把燈毬紅滿天。剛然走至白沙廠，只聽得金鳴鼓響馬嘶喧。正東上一隊宋兵攔去路，門旗下並馬將三員。兩員偏將分左右，一個穿紅一個藍。中間一位青年將，素甲銀槍馬上看。耶律壽山刀一擺，兩下兒郎陣對圓。番營一將門旗下，宋營偏將馬當先。二將疆場交上手，盡鼓金鉦響振天。來回走了三五趟，宋將催騎敗轉還。穿白的小將忙回馬，帶領兵丁去似煙。番兵催馬才要趕，金太子擺手忙把令傳。